

# 春日游湾

□蔡晓舟



## 闲庭信步

# 天山花海始盛开

□木南

天山花海农业旅游景区位于伊犁河谷腹地伊宁县境内,在天山山脉的北麓,由4.2万亩荒地改造而成,如今已初具规模。

去年五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了天山花海景区,真是叹为观止。游客中心由五座大型的建筑组成,巍然屹立在花海的入口。我们跟着景区的车驶向花海深处,只见两边的地里种满了绿色植物,导游如数家珍:“这是梨树,前年就已经结果了;那是杏树,四月杏花盛开时胭脂万点,如满树粉蝶;前面那块地种的是新梅,个大味甜,今年的长势很不错,枝繁叶茂,应该又是一个丰收年,秋天的天山花海肯定果实累累。”

原来万亩荒地变成了农田成方、沟路贯通、绿树成荫、花果飘香的良田,不由得让我们心生敬佩。不经意间朋友惊呼了一声:“看前面一大片地里都是花。”导游笑着说:“那是芍药花,是杏花盛开后的第二波风景。”我们下了车纷纷拿起手机拍个不停。

芍药又名离别草,被人冠予花中宰相之美称。她的绽放期就在每年的五月,花色常见的有白、粉、红、紫、绿、黄色,而且花朵硕大。只见阳光照耀下,花朵晶莹剔透,四周大片的花瓣如激涌的红波,漾着妩媚的胭脂,两三层薄薄的花瓣,错落有致,自由优雅地舒展开来,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轮廓。而中心的花瓣纤细、修长,颜色更是灼红。底部的颜色透着水润的光泽,变得素雅起来,愈往上颜色越发浅,只驻留着那抹浅红,最后,成了那洁净的银白。整朵花层次分明,色彩变化多端,真是艳丽与清雅并存、妩媚与恬静相辅,彩蝶耐不住寂寞和着风与芍药一起翩翩起舞,蜜蜂不停地亲吻着花蕊,久久不肯离去。难怪当年韩愈写下“丈人庭中开好花,更无凡木争春华”的诗句。

在恋恋不舍中,我们上车继续前行,导游介绍说,还有20多天薰衣草盛开了。她指着远处那大片大片的薰衣草地自信地说:“我们和法国的普罗旺斯、日本的北海道在同一纬度,经过前两年的培植,现在这块地近一半全部栽种薰衣草,大约2万多亩,目前是世界上单体面积最大的一块。”客人们听了频频点头。

六月中旬,天山花海薰衣草盛开的画面在抖音中频频出现,许多网红都已经在紫色的海洋中策马奔腾了,我有幸再一次去了天山花海。

那天阳光灿烂,还是那位导游接待了我们。她带着我们直奔薰衣草种植基地,映入眼帘的是一株株散发着浓郁香气的薰衣草,视线所及之处皆是紫色的海洋。同伴们的惊呼声和欢笑声瞬间传播开来,都被眼前的美景和嗅到的芬芳陶醉了。“好漂亮,好美,终于见到薰衣草了!”紫莹莹的薰衣草灿烂绽放,一垄垄宛如紫色的长龙伸向远方,壮美迷人。微风吹拂,层层叠叠,荡漾着起伏的波浪,真是一幅优美的田园画。

朋友们情不自禁地站到了花丛中,清风拂面,香气四溢,深深地嗅一下,那馨香直扑鼻孔,冲向肺底,迅即随着血液在筋脉中流淌,顿觉神清气爽,宛若清朗夜空中淡淡的月光,又仿佛从琴弦上流淌出来的音符,更像是隔着万水千山的思念,让人沉醉其间,欲罢不能。

我蹲下身,仔细端详一丛丛、一串串的薰衣草。那紫色的花穗,硕长秀丽,似串串风铃,随风摇曳,无数的蜜蜂和蝴蝶在花田间嗡嗡着,飞舞着。那一朵朵温婉可爱的花儿,像无数个蓝紫色的小精灵。恍惚间,那些精灵灵动了起来,似乎随时会飞向诗和远方……

导游告诉我们,传说中的薰衣草与爱情有关,这也是薰衣草生生不息的缘由。相传很久以前,天使爱上了一个叫薰衣草的凡间女孩,为她流下了第一滴眼泪,为她脱落了翅膀。虽然天使每天都要忍受着剧痛,但他们依然很快乐。可这样的日子很短暂,天使被抓回了天国,并被抹去了这段记忆,然后打入凡间。坠入凡间前他又流下一滴泪,化作一只蝴蝶去陪伴他最心爱的女孩。薰衣草在天使离开的地方等待,傻傻地等着他回来,日日夜夜,最终化作一株植物,开着淡紫色的花,人们叫它“薰衣草”。薰衣草的寓意就是:等待爱情,只要用力呼吸,就能看见奇迹、浪漫和心相印。

象征着浪漫和爱情的紫色薰衣草吸引着众多赏花的花客们,游人如织,络绎不绝,颇有“相逢俱是看花客,日暮笙歌夹道回”的热闹场景。

我们登上高处的观景台,清风在耳畔猎猎作响,凝神静听,驻足远望。一大片开阔起伏的紫色花海呈现在眼前,花海旁边是茂盛的果树和碧绿的庄稼。明亮、澄净的阳光,将远方重重叠叠的山巅勾勒出一层又一层清晰的轮廓,雪岭与白云缠绵,峰脊与蓝天比肩,绵延不断,真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们只想时间就此停顿,祈盼着能永远簇拥这美好的宁静和安详。

人间四月芳菲尽,天山花海始盛开。天山花海那生态唯美的巨幅画卷正徐徐展开,在不久的将来,她一定能成为令人神往与迷恋的幸福栖息地。

最大的山门,就是无门。一块硕大的,刻着“常乐湾”三字的影壁石,既是玄关,又是屏风,既是园林的前言,又是一篇现代《桃花源记》的引子。

曾去过疆域寥廓的杭州湾,也到过地广人稀,候鸟盘旋的通州湾。然后这个家门口的湾湾,同样有着幽静安逸、温暖浪漫的港湾释义,并且,也足可安放你为生活操劳而日趋疲惫的身心。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走进小湾之前,小湾已有了桃花源的属性。

九曲湾湾的园内,横为小河,纵为民沟。林为骨架,水为血脉。可谓:秀木、林涛,修竹、小桥。竹仍是文人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那种竹。木有榉木、玉兰、榆树。花有紫荆、梨花、海棠等。沟面清澈如许,久蓄不腐。地上木叶铺展,空中林鸟飞舞。偌大的“深宅大院”,山色神秀、田园风光。

款步林园,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时见藏风聚气的雕甍、马头墙、书法和曲径回廊,颇有儒、释、道三家韵味。冥冥之中,让你油生了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当然,这个南山,并非江南的虞山,也不是五山之冠的狼山,而是代表理想生活的桃源之境。

林园,经园主的园艺介入,通过绿化系列包装,借助简约的建筑形态,再加上大行其道的张謇文化,一个令人难忘的常乐“印象”呼之欲出。虽然,顾盼周遭并无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但也不缺属于小镇的浆声橹影。

禾黄稻熟,炊烟袅袅。休闲养性犹吃饭穿衣,自然而已。对于习惯快节奏生活的城市人,这里的幽静,不失为一个避

让滚滚车潮、熙熙人流,啜酒品茶的休闲去处。

林间徜徉,拐弯抹角。树荫中的庭院深深,应是整个园林的支点,倘若没有这些炊烟,园林便会缺少生生生活的烟火,而只剩下河曲蜿蜒,葳蕤草花的花架子。好在主人徐卫善于经营,这里从不缺人气,又因鸡鸭鱼虾、时鲜菜蔬能及时自产自给,故常有远客慕名而至。

手撕鸡、手剥龙虾、秘制萝卜、冷切山羊肉、官公河鱼头,是这里具有地域特色的招牌菜。手撕,一种解馋休闲的吃法,有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快意。试想,窗外竹影婆娑,微风之下初雪飘飞,当然下雨亦可。一桌人围坐在翠竹世界的一隅,听风声雨声,嗅竹香花香。雨霏中,一边想着竹林七贤的肆意酣畅,一边畅饮常乐的原泡米酒。一会儿手剥花生、芋艿,一会儿手撕鸡肉、鸭肉、羊肉,谈笑之间有鸿儒,这是何等的释放和解压。当然,四季有四季的特色,快乐有快乐的定义。在人们急需减压的焦躁生活里,丝丝慰藉与开心愉悦,浪漫与销骨蚀魂都是百姓生活的憧憬。

“华灯初上,春雨如丝,夜色阑珊,山林静谧。”唐诗的意境并非空穴来风,当年的李白,也是感受了一个潇洒的夜晚,才感慨了这么多诗句。林园秘境的九曲十八弯,更过之而无不及。一群归巢倦鸟,嘴里衔着轻曲,从不远的空中婉转而来,飞过绕城公路的尘嚣,飘过一大片榉树方阵,越过吐着新叶的榆树林带,最后徐徐隐没在窗前竹海。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不知

饮美酒。

春夏相交的榆林,若支楞起一把阳伞,放上桌椅。或发呆,或品茶对弈,或要来几扎鲜啤,说着私密话、谈紧要的生意,即使谈不拢,也会谈笑风生。

园主徐卫,常乐人,祖上是张謇的邻居。一个当过兵,做过酒生意的中年人。三十年前我就和他结交相识。徐卫为人谦和醇厚,除经营之外,还要开地整土、围园种树、侍弄花草,以及烧菜上桌、品鉴酒水。又因徐卫的父亲也是书家文人,所以父子俩搞起园林文化来,犹如渔民煮鱼,宛若天成。

十年建园,十年光阴。小湾的历史虽短犹长,多出的朝晖夕阴,既充实了江湖传说,又充实了生活。现在,自然生态的笔墨有了,作为一个文人骚客的宜聚之地,打马而来的大家,题诗藏款的故事,将会随着时间的展开,不期而遇。

林子大了,该什么鸟都有。我边走边遐想:大片的林子里,最好有几只孔雀,白孔雀最为待见。河里有荷花,重瓣那种,想着不出半年,青鱼吃荷花的场景,就是一个网红打卡之地。但想象归想象,异想天开的事,该由主人去想。鱼和熊

掌不可兼得,也许可以兼得。

春天游园。头顶的白云,不知不觉中成为波涛汹涌的绿浪。高高的树冠一棵接一棵,然后又合并成一个巨大的华盖。除了穿林而过的鸟儿、阳光透过树荫落下的一地碎金,此刻的心中,仿佛需要一支古典音乐的救赎。独领风骚的鸟鸣、春笋咿哩咿哩的破土拔节,温和的风声以及一片片以旧换新的黄叶落地,都是我最喜欢的天籁之音。这是自然对自然的致敬,也是我对风物和秩序的心中赞美。

直觉告诉我,今年的小湾春色,比往年浓了些。一阵阵的轻风,浸淫了花蕾的体香,让人蚀骨销魂。好在眼前的烟火气一次次提醒,不然,这缕缕春风若被芬芳的泥土咬住,不知明年又会怎样?



## 心海涟漪

坐在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小河边的草滩上,熟悉的音符不断涌入我的耳畔。流水,是这寂静的村庄里最欢快的调子。这来自天山深处的圣洁之源,是这片村庄生存的动脉。

眼波不由抬向河对岸那片被春浸染的葱茏之间。

故乡的村庄,及村庄上空自由缭绕的炊烟,把故乡的轮廓勾画得惟妙惟肖。树梢间,各色塑钢的屋顶在这正午的阳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泽。村庄在我眼中是那么亲切,温馨。她使我沉睡的一些关于童年、青春的记忆渐渐复苏,也给我在城市与县城之间劳顿、忙碌,甚至于有时候浮在心头的茫然和困顿,给予了一份说不出的安慰。

坐在故乡的土地上,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温暖啊。

北边天空有一朵云彩在轻轻游戏。始终那么洁白,似乎厚度也没有减弱。也许是没有风的缘故吧,它一直抱成静静的一团白,没有散去的意思。天空的蓝与这洁白的云,是那么相衬,基于完美。一种惬意顿时填补了心中的一些怅惘。

在城市和外县奔波生活这些年,回故乡的次数渐渐减少了。生活和工作的快节奏,使我似乎在无意间与故乡“疏远”了。那种无奈的“疏远”偶尔也会撕裂我独处的夜晚。那是剪不断的

一种牵绊,挂念。每想起故乡,就会想起故乡的村庄,心里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暖意,悸动。这片村庄无论多么古老偏僻,她始终是生我育我的摇篮,她给予了我太多的欢乐和记忆,还有那永远也扯不断的牵系。一草一木,对于我都是深深的一种难忘与怀念。每次回市区时都要从外县与故乡的交界穿越,当车子经过渡口的那一刹那,目光越过喀什河抵达那些散落在不同位置的村落,心里竟是无法言说的明朗,好像自己离开了很久很久似的,有一股热浪从内心直抵眼眶。那一刻的心情,除了兴奋,还有些潮湿。虽近在咫尺,却很难相聚。那种感情只有自己才可以体味。也许人到中年,更渴望故乡的温暖,更怀念故乡的土地,村落,还有那难以割舍的亲情。

无论身处何方,故乡的一切在心中滋长并蔓延着。她温暖着我的人生,慰藉着我独自在外的空间。翻阅那些和村庄在一起的照片,心中总会升腾起一种淡淡的甜蜜和忧伤。回忆有时候或许很单薄,它无力填补一些空缺,可是却让我与故乡走近了一步,又一步。

最初的村庄是不完整的。也许那不叫村庄,叫散户人家。因为那时的村庄都是不规则的,是从内地来落户的人随意给自己定的据点,没有像近三十年来等大队划分居民点,再去修筑房子。那

时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居住的地点,建造只要能遮风避雨就已经知足的简陋住房。有的人家住在对岸,就称为河对岸的某某人家;有的人家住在那边,就称为那边的某某人家;有的人家住在草木茂盛的区域,就称为牧地的谁谁家……人家散了,有事情相互传达的时候就绕很多的路。那些路原本都是深深的草丛,人们走过了,便踏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随着时代的变迁,文明的进步,村庄渐渐有了巷子的影子。一条巷子,也只有两三户人家,且一家距一家并不近。一家与一家之间从最初的用榆树条子或杨树条子作隔墙到矮矮的土打墙。但它只能作为一种圈居的标志,并不能阻挡人随意的翻越,因为它太矮了。但人们很淳朴很善良,意识里好像缺少偷鸡摸狗的思想。邻家的果子翻过墙来,即使气味儿模样再诱人,也不会主动去采食。也许是家家户户都栽种的缘故,也许是坚定的信仰在支配人们的思想。记忆总会在我安静的时候唤醒我,不许我沉睡。

村庄最初于我的童年记忆是完整的野生生态自然区。一片片夏季开满蓝茵茵马莲花的马莲滩,茂密且自由生长成林的黑榆树林,弯弯曲曲自由奔放的小河流,还有芦苇荡里突然飞出的鸟儿或野禽。那时村庄里随处可以看到自由觅食的鸡群,小溪里自由嬉戏的鸭群,河滩上悠闲散步的牛羊。房舍坐落

# 故乡的村庄

□杨翠英

